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朱贞木卷

苗疆风云

朱贞木◎著

民國走陝小說典藏
朱貞木卷
苗疆風雲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苗疆风云

朱贞木◎著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朱贞木卷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苗疆风云 / 朱贞木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朱贞木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639 - 5

I. ①苗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IV. ①I246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83970 号

整 理: 顾 臻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6 字数: 185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朱贞木和他的武侠小说(代序)

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是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，名家辈出，佳作潮涌，领军人物就是学术界称为“北派五大家”的还珠楼主、白羽、王度庐、郑证因和朱贞木。朱贞木虽然敬陪末座，但他拥有一个响亮的头衔——“新派武侠小说之祖”！

朱贞木，本名朱式颢（一说名桢元，字式颢），1895年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宦人家。他自幼在家读私塾，喜爱诗赋和绘画，也喜爱文学，后来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，据说当地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文学系。1928年经人介绍进入天津电话局做文书工作，后来升任文书主任。1934年将家属接来天津，从此定居于此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朱贞木继续留在电话局供职。天津报界名宿吴云心先生曾回忆说，朱贞木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被解职，曾在天津小白楼开过餐馆，不过此事未找到直接的佐证材料。根据最新发现的零星资料，他因不愿受日本人的气，于1940年就自动从电话局离职，在家闲居，作画治印之余，开始创作武侠小说，偶尔也写点文章。至于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情况，仅知道他曾经参加过戏剧方面的工作，编过舞台剧（话剧），大约于1955年冬天因病去世。

朱贞木在天津电话局供职期间，与还珠楼主李寿民同事。还珠楼主哲嗣李观鼎先生对笔者说，幼时在北京家中见到过来访的朱贞

木，身材瘦削，双目有神。他记得父亲和朱贞木一聊就是一整天，说到激动处，互用手指比画，显见两人关系相当好。

朱贞木的武侠小说创作大约始于1934年8月，他在《天津平报》上开始连载处女作《铁板铜琶录》。张贛生先生认为是因见还珠楼主在《天风报》发表《蜀山剑侠传》一举成名，朱氏见猎心喜而作，以两人密切关系而论，确有此种可能。《铁板铜琶录》究竟连载多久、是否连载完毕暂时无法得知，或许有两年之久。大约在1936年9月，《天津平报》上又开始连载朱贞木的另一部武侠小说《马鹞子传》。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，《天津平报》不肯附逆，自动停刊，该书也就停止连载。

1940年10月天津大昌书局结集出版《铁板铜琶录》第一集，并自第二集起改名《虎啸龙吟》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1942年11月，天津合作出版社出版了《龙冈豹隐记》，该书的前面部分就是只连载年余的《马鹞子传》，可谓是在续写该书。不过《龙冈豹隐记》也并未写完，据作者自叙写到第五集就搁笔了，也没有提到原因，不过笔者所见现存最后一部是第六集。后来在书商和读者的要求下，朱贞木以该书未完结的后半部分加上手头已有资料，写成一部故事完整的《蛮窟风云》并出版。另外，1943年9月的《369画报》中提到他还有一部小说《碧血青林》，却一直未见出版，但是1949年前后出版的《闯王外传》序言中提及本书原名《碧血青磷》，或许就是此书。

抗战胜利后至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，武侠小说的出版迎来一个短暂的新高潮，朱贞木的小说出版了不少，如流传极广的《罗刹夫人》、《飞天神龙》《艳魔岛》《炼魂谷》三部曲、《龙冈女侠》、《七杀碑》、《塔儿冈》、《闯王外传》、《郁金香》等，是日据沦陷期间的几倍，其中既有武侠小说，也有社会小说，还有历史小说，仅见之

于广告未曾见诸出版的小说尚有数种。

根据手头搜集到的原刊本和相关资料，剔除同书异名者，从1934年至1951年，各种体裁的朱贞木小说一共出版了十九种，仅见广告未见出版者四种，具体内容可参阅本作品集后所附《朱贞木小说年表》。另外有一部《翼王传》乃是上海著名越剧编剧苏雪庵所作，他借朱贞木之名出版，朱贞木为此还写了一篇不短的序言。

朱贞木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，张贛生、叶洪生、徐斯年等专家学者对此早有精彩论述，笔者不打算再抄一遍，只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，谈一谈朱贞木小说的特色。

看小说本身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，古人雪夜闭门读禁书，乃是读书人特有的一乐，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消遣，武侠小说尤其合适做这样的消遣，而好看的故事则是消遣的核心。

朱贞木的小说构思精妙，叙述生动，引人入胜。如《蛮窟风云》，从沐天澜误饮金鳝血意外昏迷不醒开始，引出瞽目阎罗救人收徒、金翅鹏的出场以及被龙土司纳入麾下，而跟着红孩儿的出场，解释了瞽目阎罗的来历以及与飞天狐结怨的经过，又为后文狮王、飞天狐侵入沐王府，瞽目阎罗舍身血战等高潮部分做了铺垫。又如《庶人剑》，陕西山村中，一对拳师夫妇失踪多年突然归来，教徒自娱晚景。他们意外收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上门徒弟，不久就遇到多年前的仇敌上门寻仇，老拳师怀疑这个徒弟，结果误中圈套，幸亏这个徒弟忠心为师门，救下了老拳师父子，而仇敌五虎旗之来，则源自老拳师夫妇二人当年离家，与师兄弟一起走镖，技震江湖时期。朱贞木以倒叙的笔法，娓娓道来，他在平实流畅的叙事中，营造出一种氛围，创造出一种情趣，故事本身环环相扣，紧凑严密，令读者不知不觉陷入其中，欲罢不能。他的名作《七杀碑》，二十多年前笔者真是一口气从头读到尾的。邓友梅先生在《闲居琐记》中，记

录了著名作家赵树理先生指着《七杀碑》对他说的话：“……写法上有本事，识字的老百姓爱读，不识字的爱听。学学他们笔下的功夫……”由此可见朱贞木讲故事的水平有多高了。

若要把故事讲得“识字的老百姓爱读”，只有凭语言的功力了。朱贞木接受过私塾和学堂两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长期教育，其学历在武侠小说作者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。他的青少年时代又是在富庶的浙江绍兴度过的，他肯定接触过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、新文学书籍以及翻译的西方小说作品。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《铁板铜琶录》遵守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，采用对仗的回目，在描绘风景时更是不自觉地经常使用赋体，轻松自如，毫不佞屈聱牙，可见其古典文学素养深厚。自第二部《龙冈豹隐记》开始，包括之后的所有作品，他却都摒弃传统章回，章节名称全部采用“血战”“李紫霄与小虎儿”“金翅鹏折字起风波”等名词、词组或短句，长短不拘，新鲜灵活。这一革新更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大部分香港、台湾武侠小说家写作的滥觞。他在武侠小说中有时还使用当时流行的新名词如“观念”“计划”“意识”等，然而用得自然爽利，反映出了一些语言跟随时代而来的变化。

严家炎先生在《金庸小说论稿》中说：“在小说语言上，金庸吸取新文学的某些长处，却又力避不少新文学作品语言的‘恶性欧化’之弊。他扎根于本土传统文学中，较多承继了宋元以来传统白话文乃至浅近文言的特点，形成了一个新鲜活泼、干净利索、富有表现力、相当优美而又亲切自然的语言宝库。”这些评价用在朱贞木——金庸的浙江同乡前辈身上，同样十分贴切。

追求自由恋爱是“五四”以来各种文学体裁的共同主题，武侠小说自然没有落后于这股时代潮流。在《蛮窟风云》《罗刹夫人》《飞天神龙》等朱贞木小说中，主要男女人物积极主动地寻找、追求

自己的爱情，尤其是女性人物，一反全凭媒妁之言的传统，大胆示爱对方，甚至私奔、野合。朱贞木有时还通过小说人物之口，表达他对于“情”字的解读，可以说，所有这一切都间接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传统、反道学的社会流行风气。其实，在朱贞木前后期的很多武侠作品中，女性主角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，也出现不少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，如顾明道《荒江女侠》、王度庐《卧虎藏龙》等，即使在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中，女剑仙、女剑客也扮演了主要角色。只是多数作家虽然突出了女性的自主与独立，突出她们的纵横江湖，但在描写男女爱情上着墨不多、不细致，而在这个方面，朱贞木就显得比较突出。

他把恋爱中男女的哭、笑、逗、闹等言语和肢体动作描写得栩栩如生，淋漓尽致，而对于堕入情网中男女间的对话，更是绘声绘色，就连男女之间的武功切磋，有时也“写得花枝招展，脉脉含情”，表现了有情男女之间那种若隐若现、欲拒还迎的情致与趣味。有时他则用热辣辣的语言展现女性对于爱的向往，比如《罗刹夫人》中的罗刹夫人，《七杀碑》中的三姑娘、毛红萼，《飞天神龙》中的李三姑等等，这一特点被后起的香港、台湾武侠名家如金庸、卧龙生、诸葛青云、司马翎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，同时穷追男主人公的侠女达数人之多，叶洪生先生称之为“数女倒追男”模式。相比之下，以“侠情”特色名传后世的王度庐，笔下恋爱男女的表现反而显得含蓄、收敛和传统。

至于男主人公的表现，除了在房梁上刻下“英雄肝胆，儿女心肠”的杨展，多数没有女性角色那么生动而有活力，《罗刹夫人》中的沐天澜竟然一副小男人的娇样儿，喜欢拜倒在两位罗刹姐姐的石榴裙下，仿佛有些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某些味道。

说来有趣，被划入蝴蝶鸳鸯派的顾明道笔下没有这样娘娘腔的

男主角，王度庐笔下有些优柔寡断的李慕白也仍是男子汉一个，其他如更早的平江不肖生、赵焕亭和同期的白羽、郑证因等人，都不弹此调，因此武侠小说中“娇男型”男主人公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朱贞木的首创了。

对于爱情的结局，虽然同时期的王度庐偏重悲剧，但朱贞木还是和大多数武侠作家一样，选择了喜剧。大团圆的喜剧结尾对读者的感染力自然不如悲剧来得深刻，但在剧烈变动的时世中，对于经常听说和目睹人间惨事而无能为力的一般读者来说，也多少算得上一点安慰，多少能保留一点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期待，多少能暂时得到些许快乐与心情的放松！

小说作者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，本是无可厚非的，而朱贞木这么做，却并不是“为稻粱谋”的需要。1943年9月出版的《369画报》第23卷第1期刊登了《天津武侠小说作家朱贞木》一文，作者毅弘在文中写道：“朱贞木先生并不指着卖文吃饭，他不过是闲着没事，作一点解闷而已，在写武侠小说的作家说，朱贞木先生是一位杰出人才，独树一帜，另辟蹊径，所以将来的成功，殊不可限量。”

可见，朱贞木写武侠小说虽是为了解闷和消遣，却也不肯胡乱涂抹，而是要有真正的消遣价值！

他在处女作《铁板铜琶录》的序言中感慨小说的出版有量而乏质，原因则是社会不景气，认真作品没有销路，大家都要有口饭吃，于是就“卑之无甚高论”了。他又写道：“在下这篇东西，本来用语体记述了许多故老传闻，私乘秘记的异闻逸事，借以遣闷罢了。后来因为这许多异闻逸事确系同一时代的掌故，也没有人注意过，而且看见小说界的作品，风起云涌，好像作小说容易到万分，眨眨眼就出了绵绵数万言，不觉眼热心痒起来，重新把它整理一下，变成一篇不长不短、不新不旧的小说，究竟有没有违背时代的潮流，同

那个小说界的金科玉律，也只好不去管他，俺行俺素了。”

朱贞木显然十分清楚小说的真正要求是什么，客观环境所限，走消遣的路子罢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并不是向壁虚构，胡乱编些故事应付读者，而是有所依据的。他这样认真地选择和使用材料，显然是有成绩的，他的第二部作品《龙冈豹隐记》序言中是这样说的：“前以旧作《虎啸龙吟》说部，灾及枣梨，颇承读者赞许，实深惭汗，且有致函下走：以前书仅只六集，微嫌短促，希望撰述续集为言。……稗官野史，无关宏旨，酒后茶余，聊资消遣。下走亦以撰述说部为消遣。以下走消遣之笔墨，转供读者之消遣，消遣之途不一，消遣之理相同。然真能达到读者消遣目的与否，则须视内容之故事是否新颖，文字之组织是否通畅为衡。以各种说部风起云涌之今日，而欲求一有消遣真价值之作，亦非易易。”

待到数年后的《罗刹夫人》出版时，他对武侠小说创作题材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，他在该书附白中指出，武侠小说有两弊，一是过于神奇，流于荒诞不经；一是耽于江湖争斗，一味江湖仇杀。他希望《罗刹夫人》一书可以为读者换换口味。他确实做到了，该书影响范围之大、时间之长是他根本想不到的。

朱贞木虽然屡屡强调自己写小说只是消遣，但他身处一个战乱频仍的大时代，又从家乡绍兴北迁天津，个人际遇的变化、人生的起伏都会多多少少在作品中有所流露。他的小说题材不少出自明末清初的笔记，为何选择在那样一个动荡的、变乱的时代发生的故事和人物，背后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。在《龙冈豹隐记》等书中，轻松和趣味之外，作者自身感受的某种无奈时有体现——身处乱世的人们，无论高人愚氓，何处可以求得安定的生活！

随着1949年1月天津的解放，这种对于时势的困惑与无奈就消失了。朱贞木在这年7月出版的《七杀碑》第二集结尾处写道：“烽

烟未戢，南北邮阻，渴盼解放，当再振笔。”“解放”二字表明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，也表明了他对于新时代的期盼。于是，在全国解放后，朱贞木主动学习新的文艺理论，尽力掌握新的文艺观点，并尝试运用在新的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创作中。《铁汉》就是他的一次努力：一个侠士挺身而出，牺牲自己，意欲拯救无辜百姓，免遭官军的蹂躏。在《庶人剑》的序言中，朱贞木已经认识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狭隘与局限，认识到人民的力量的可贵，他写道：“‘老百姓的剑’是用钢铁一般的意志铸就的，无形的，锋利得无可比喻的，而演出的方式，不是斗鸡式的，是集合大众的意志，运用脑力体力，推动整个社会机构，而与障碍前进的恶势力做斗争的……”

可惜类似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进一步开花结果，《庶人剑》刚刚写了三集就停刊了，预告的不少新作如《酒侠鲁颠》等似乎都未曾出版。自1951年6月起，所有武侠小说都不准出版。1956年文化部又颁布《严厉查禁反动、淫秽、荒诞图书》的命令，并配发查禁图书目录，朱贞木的所有作品竟都赫然在目。其实，类似朱贞木这样努力学习、尝试运用新文艺观点创作武侠小说的还有还珠楼主、郑证因等武侠作家，他们的所有作品也一样榜上有名，一同被禁。此后三十年间，朱贞木的小说彻底消失，连朱贞木这个人也寂寂无闻至今，新近方才知道他可能于1955年因病去世。

他的武侠小说基本写成喜剧结局，可是自己的写作生涯却以近乎悲剧收场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，武侠小说又重新出现在图书市场上，而且颇有声势，名家名作纷纷重现江湖，朱贞木的作品也出版了几种。时至今日，如《罗刹夫人》《七杀碑》等几部知名作品也再版过多次，只是因为出版人对于武侠小说仅仅停留在商业层面的认识上，因此版本混乱，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，影响了对朱贞

木作品的研究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不惮花费巨大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出版《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》，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研究资料，还一个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知名作家的本来面目，可谓功德无量！笔者作为该文库“朱贞木卷”原刊本提供者、编校者，于武侠小说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略有心得，承蒙社方信任，略谈一些关于朱贞木生平及其作品的粗浅看法，谬误不免，聊充序言耳！

顾 臻

2016年10月26日于琴雨箫风斋

目 录

第 一 集

第一章	穆索威加三五猛	1
第二章	埋陷阱活擒珠郎	14
第三章	夜袭盘江铁索桥	21
第四章	铁索桥边的恶战	39
第五章	艳妾珠冠成祸胎	45

第 二 集

前 引	60
第一章 图财害命的人兽	60
第二章 困死英雄木桠中	73
第三章 害人害己造惨剧	85
第四章 血溅灵帏酬故主	98
第五章 千古惨剧的结束	109

第 三 集

引 言	119
第一章 卑污阴险的道儿	119
第二章 象鼻冲麓除凶苗	128
第三章 碧云丹岩的树屋	145
第四章 高僧恩赐朱痕剑	151
第五章 素素玉骢的结合	165

第 四 集

前 引	178
第一章 天魔洞里的风光	178
第二章 武侯祠中的剧战	192
第三章 柳侠拐杖惩悍苗	201
第四章 任同知的缚狮计	212
第五章 灵鸽求援哀牢山	222
后 记	233
附录：朱贞木小说年表	235

第一集

第一章 穆索威加三五猛

滇南自古为西南夷，与中原不相统属，自从几位好大喜功的野心帝王，欲以边功为武成，这才渐渐将目光放到西南滇黔这一带去。我们并非考古，尽可不必研究谁个帝王的势力扩张到西南的哪一部分去，只笼统地说一句，自从历史上所谓“汉习楼船，唐标铁柱，宋挥玉斧，元跨革囊”，有了这些经过以后，西南滇黔却已归入了中国版图。太远的且不必提，元末时，那元梁王的封地正在云南，曾一度与明太祖抗衡，旋被消灭，太祖便命西平侯沐英镇守滇南。自沐英以次，世代袭封，永镇斯邦，满清入主中华，那地方很快地又服从了满清。直到吴三桂投清反正，自湘入滇，将云南一度做了他最后的根据地，直到吴三桂败亡以后，云南重又归入了中原版图。

因为滇中是古时的西南夷，那里的居民向来是汉苗杂居。在滇边或深山中的人，便与汉人迁入滇省者不同，那便是所谓苗民。……^①苗民人人犷悍勇健，无论男女，都爱武善斗，尤以生苗为最。传闻尚有食人之苗，猓猓便是一种，但经实地考察，猓猓也自有猓猓的纪律，并不若传闻之甚，不过大多数习于迷信，擅制毒蛊，这

^① 此处有删节。

倒并非故作惊人之谈呢。

滇黔山水，甲于天下，这句话实嫌夸大，因为即以云南而论，除了几处名胜而外，大都是崇山峻岭，说他险恶则可，说他美秀则未必。本书述的是滇中故事，自然要谈一谈云南的地势，尤其是关于苗民聚集之处。别处不论，单说滇省西南上，邻近缅甸的一个地方，名曰普洱，这普洱在清初却是府治，它北倚顺宁府，东邻沅江州，东南与临安府接壤，在这一块地方，苗民最多，因而有一句俗话，谓之“普洱临宁三五猛”。这是什么意义？原来在普顺临三府界内，共有三十五个地名，都以猛字当头，那即猛弄、猛梭、猛勒、猛赖、猛蚌、猛烈、猛岩、猛岛、猛腊、猛彝、猛养、猛统、猛迺、猛龟、猛往、猛海、猛混、猛班、猛麻、猛准、猛朗、猛宾、猛啻、猛回、猛勇、猛库、猛撒、猛渗、猛董、猛波罗、猛连、猛猛司、小猛罕、上猛尹、下猛尹便是。这三十五猛所居，虽不敢说尽是苗民，但在千分之几内或有几个汉人点缀其中，这是实在的。

在普洱西南方，紧邻缅甸的那一道边疆，正是葫芦野夷界，在野夷界之南，后来便是所谓猛连宣抚，但在清初时节，那地方似乎尚未经宣抚，可说一句是化外之地。在猛连与葫芦野夷界之间，有一带山脉，那是属于金沙江以北的云岭山脉的一支。此间地广人稀，尽为葫芦野的一种苗人所集居，其族世以勇武为荣，若干年、若干代下来，相沿成风，因此小孩子秉了祖先强悍的体气，生下来就与他处的人不同，发育既极坚实，练武尤为他们的天经地义。

这里有一家姓穆索的苗人，夫妇素以专猎野兽为生，如虎豹狮象之类，他们的勇武当然是不必说起。这男苗名叫穆索金环，在三十岁上生下一子，起名穆索珠郎，自幼勇武有力，善于奔山，行走如飞，这些都是葫芦野苗人的通常能耐，原不足为奇，奇的是，这穆索珠郎幼年在山中猎捕小兽，忽然遇到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采药

僧人，能通苗语，见穆索珠郎天生矫健，迥异常苗，便与他谈将起来。也是穆索珠郎福至心灵，知道僧人不是常人，就问他请教武功，僧人偶尔试了几手给他一看，喜得穆索珠郎一味缠着那僧人，必要随他去学武艺。

那僧人本因他是可造之材，才故意点醒他，此时见他居然已经悟到，益发欢喜，便对珠郎说：“你愿随我去学艺，你的父母意思如何呢？”

珠郎便引了僧人，来见他的父亲穆索金环。苗族学武，本视为重要，自无不允之理，便以三年为期，过了三年，无论学成与否，必要回来一次，双方约定，次日便由僧人挈了珠郎自去。

光阴如箭一般飞快地过去，穆索珠郎不但三年期满回家来探视过一次父母后，再去又是三年，可说珠郎随着僧人学艺，每三年回家一次，如此已经到了第三个三年上了，此时金环夫妇，年过四旬以上，转眼就已五十岁，自然儿女的心情，比壮年更要浓厚，到了第三次珠郎回家探视双亲时，金环夫妇便不愿再让珠郎回到僧人那边去了。

于是珠郎便向他父亲说：“果然我师父大觉禅师在此次临别之时，曾对我说过一番话。”

金环便问：“说了些什么话？”

珠郎说：“师父说‘你此番回去，怕你父母不愿再叫你到我这里来了，到时你也不必再来。万一你父亲尚无此意，那便是你的造化，这是关于你毕生的命运，无可强勉的。’如今爹果然不让我再去，看来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。”

因为苗人信命甚坚，知道这是命定，也就无话可说，其实在大觉禅师之意，乃是另有一番用意。他传授珠郎九年的武功，不论内外功，珠郎均已达于上乘，只是关于奇门六甲等术，尚未学到。如